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行政建制初编

綜  
合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行政建制初编

綜  
合

山西

備錄



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群臣舉高陽，鯀治之，鯀治水始於冀州，興徒役，作九仞之城，九載訖，無成功，始冀州者，理其脊也。且堯都平陽，冀州為首，後高嗣興，傷父績，用弗成，勞身焦思，躬執耒耜，以為民先，亦如禹，冀州然，鯀之罔績，不失於始，冀而失於崇，防禹之成功，不得於始，冀而得於鑿龍門，排伊闕，蓋治湮與止沸同，止沸者，揚湯不若去薪，治湮者，崇防不若決注，竊思禹之治水，雖始冀，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壅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今雲中之境，鯀堤纍纍，而禹跡無聞，考之於書，亦惟恒衛既從一言而已。夫雲中地勢，天下極高，是豈仍須堤防，以事障塞耶？禹工一施，海道無阻，則夫雲中自高之水，一決注之耳，無餘力也。朱子曰：雲

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東流入於海意與此同也

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云大音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於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按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脩太原在冀州詩至於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非自冀州太原而入地里志涇水出定安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筭頭山也則詩所謂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逐雍州涇陽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即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為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於



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傳偶誤耳。

九宮私記曰：余嘗至鴈門，抵岢石，見諸山往往有剝削之處，逶邐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鴈門抵應州，至蔚東山三澗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長城古跡也。夫長城始於燕昭，趙武靈而極於秦始皇，燕昭所築者，自造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關。始皇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皆非鴈門岢石應蔚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注二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三胡尚強，樓煩未斥，趙之境守東為蔚，應西則鴈門耳。故肅侯所築以之，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既破胡，則並陰山至高關，始皇既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所保者大。

則所城者愈遠也。

周元王二年，代子會趙無恤於夏屋，無恤殺代子，遂襲代，滅之。時無恤姊為代子夫人，因使人迎其姊，姊迺磨笄自殺。代人因名其山曰磨笄。然磨笄之辨，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即鷄鳴山者，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者，要皆求之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稽之於道里徒步之下，是故語意近真而指摘各異。考者轉增疑惑，莫可較一也。夫代為蔚地，其去濟南遼絕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可無辯也。鷄鳴在蔚東北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之。豈所謂自上臨下可見之地邪？况保安上谷屬也。春秋之際，東胡據之，元非代壤，而謂夫人者望夫於此自殺於此，不亦繆哉？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在代郡東南。



二十五里、一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在蔚城東、今其東南二十餘里、所謂馬頭山者、人人知之、但不知其即為磨笄耳、而顧他求之、可乎、又括地志曰、磨笄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舍之不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為較、遂使考者不循其故、不玩其微、求之於蔚東北之道里、則以鷄鳴為是、求之以馬頭之名稱、以長清為疑、蓋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於道理徒之下也。注三

蘇秦說趙、蕭侯曰、山東之國、莫如趙強、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此述趙形勢而為之謀也、言秦必不敢越韓魏以攻趙是矣、然今日之常山河漳、猶夫故也、又東

連上谷兵援警接如肩臂手指而胡騎之南乃無議後之慮者何  
曰西失豐勝則不足以邀寇之歸東棄開平則無能為大同三關  
攻其必救也

樓煩子不可考其受封之始或曰夏後園于今寧武商以來世為  
荒服周成王時其君入朝于京師戰國之時東胡林胡樓煩雜處  
冀北並號三胡考之古牒東胡林胡胡也樓煩則否何者上古之  
時並建要荒以為藩屏天下有道莫不來王春秋德衰外蠻特作  
葷粥儼狁之裔東胡林胡之類以漸南徙而若代若樓煩近其害  
者染其汚矣傳世既久槩名曰胡雖樓煩有不自知也是故周王  
會有樓煩而無東林胡又東林悉以胡名樓煩獨有國號其源未  
可同也或曰王會何以無代曰代子姓殷之同宗周人蓋不躋之

# 荒服

周赧王九年、趙武靈王議胡服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無舟楫之用、西有樓煩、林胡、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將何以為宗、昔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遂胡服、招騎射、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乃命代相、固主胡、致其兵、用以攻伐、此中國用胡兵之始也、明年、又破原陽、為騎邑、胡服率騎出、踰九隈之固、絕五陁之險、然胡服之令、公子成爭之、騎邑之破、牛寡爭之、而武靈不聽、由是黃帝堯舜之衣裳、變而為貝帶、師比矣、成周之六射、五馭、變而為鞍馬、控弦矣、用夏變夷之道廢、而反見變於夷狄之俗、可嘆也哉、

周赧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南攻中山、北破樓煩、林胡、攘地北至代、

西至雲中九原，於是置雲中九原鴈門郡。又於代置代郡，夫武靈之攘胡自謀秦始也。蓋其始立秦與韓魏，敗趙兵，斬首八萬，此武靈之所憤也。故西置昭襄以結好於秦，南使仇富以通和於韓魏，而復內招騎射之強，外闢三胡之地，樓煩可以禮服，則過其玉以致其兵，林胡宜用兵威，則驅其類以空其地。由是雲中九原可以直通秦中，而咸陽以後危矣。究其為謀，非旦夕也。然胡服之令初行而大陵之夢已兆，函關之符甫出而沙丘之禍遂行。事起於憎愛之微，變發於肘腋之近。後世憤秦虐者，往往感焉。豈非正己之功虧而治人之欲速，閉家之道歎而謀國之願違也耶？故韋曰：齊桓伯而不王，其功至於反左衽被髮而不能立一王之治；武靈夷而不伯，其功至於闢地千里而不能合天下之從。管仲伯佐也，強

國止於其身肥義夷佐也身卒不免於難雖然下甲九原直窺秦中示天下以形勢禮遇樓煩藉其兵力得處變之權宜蓋至是則秦有腹背之虞而胡失連衡之勢矣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里九門遺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于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蓋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約相救置傳鼓為信胡大入傳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國為墟又曰廢城南數里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塢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救胡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

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分其故國王二子，武為代都晉陽，參為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為文帝所居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遂謂為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曰：代地居恒山北，與夷狄邊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願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乃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遷都中都，夫蔚廢城，代故都也。漢高祖建王喜因之，其謂數有胡寇，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願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矣。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矣。代不屬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

復租而不敢<sub>不</sub>援以為證也。知文帝之未嘗被胡出奔而不敢為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縮同特草昧之際搜荆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鑿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郡此高帝之籌而代因之南也。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年之詔見一代王城遂指為文帝誤矣。

平城有三皆在冀北。一曰平城古城也。漢高圓白登之所至者為今大同。一曰新平城拓跋猗盧新城也。其子六脩之所居者在今馬邑縣地。一曰小平城亦古城也。秦蒙驁之所拔者今神池稍南寧武關地也。小平城見吞於秦而兩漢無聞。新平城見據於六脩而



魏不復見，俱廢久矣。獨平城，魏以為都，後復為鎮，稱京，置府。至今顯馬地之興廢，果有數耶？抑流峙風氣如形家者說耶？

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斥胡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于赧王之十五年。于是秦因之為三郡，漢增置定襄為四郡。夫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此地其四，則夫西北之限，豈止是哉？故韋曰：三代以來，東南之地漸闢，而西北之地漸淪，固理勢之自然也。今以其故城考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即廢豐州，代為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與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成樂、相過、襄陰、復陶之屬。代郡有高柳、鹵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今大同

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鄰也是故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紀指其實則代南境為太原為本原雲中定襄西北境與九原舉在塞外矣。

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帝舜始置分冀北境者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夫不以衛水恒山為號而曰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漢地理志并州所屬十郡而雲中定襄五原代鴈門已居其五西河朔方乃武帝新置之郡而朔方漢末復治五原則又得其六矣遠于是者南不過上黨太原西不過上郡而已故曰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也一廢于夏初而成周是建再廢于漢末而黃初復仍將襄字之廣必剖析而後行亦疆域之形有一定而不可易邪雖然漢以前